

世界文学名著 宝库



亚 玛

安徽文艺出版社



亚 玛

[美] 库普林 著
汝龙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作者题辞

我知道许多人会觉得这个长篇小说既不道德,又不高雅;但是,我仍旧诚心诚意把它献给

母亲们和青年们

A. 库普林



作者序

这书在全世界已经行销二百万册以上——有俄文本,法文本,德文本,西班牙文本,意大利文本,日文本,瑞典文本,芬兰文本,挪威文本,波希米亚文本,匈牙利文本,英文本,波兰文本,立陶宛文本,以及别的语言的译本。

这本书的真实的、心理学上的成功,不能归之于读者方面的不健康的好奇心;我深深相信《亚玛》已经驱使许多人怀着真诚的同情心思索娼妓问题了。

但是作者从来没有满意过这本书,至今还是这样。

真的:在几千年中间,而且直到现今,有多

少恼人的、没法克服的、被人诅咒的问题，威胁的笼罩着人类，时时压得人类倒在地下，把人类贬到低级兽类的水准。战争，娼妓，死刑，不堪忍受而且报酬微薄的苦工，大多数人为饱食终日的少数人饿着肚皮做牛马的情形。

我素来觉得万恶中的首恶是妇女肉体的交易，妇女爱情——上帝对人类的最高贵赐物——的交易。可是我又觉得人类的古老病症——卖淫——是一种顶容易用迅速而顺利的治疗医好的病症。我暗想：“只要对人把道理讲明白就行了：‘现在，你有一个人人尊敬的白发祖奶奶，你从她那儿初次听到有趣的民间故事，她是你们一家的光荣和君主。你有一个母亲，你原先曾经眨着你那幸福而羞怯的小眼睛，贪食而快活的吸吮过她那甜蜜蜜的奶头。你有一个妻子，你的子女的妈妈，温暖家庭的制造人。你有一个妹妹——一个顽皮，欢笑，机灵的女郎，她的语声就像歌唱。只要想到谁敢当着你亲爱的小妹妹面前说出一句意义暧昧的话，或做出一种太放肆的姿势，不消说，你的眼睛会充满血，你的下巴会气得发抖。讲到你钟爱的小女儿——我甚至不必费那份精神讲到她了。

“可是你却带着你的先令，你的金元，你的卢布，你的法郎，或你的马克，心安理得的到卖淫妇那儿去换取爱情的代替，换取仿造的性爱——那种性爱的唯一目的是孕育新生命的绝大神秘。有这种目的，你才有理由用那种手段。

“至于女人由于她那种——唉，她那种极艰苦的工作，早已变得愚蠢，自甘下流：这完全不能成为你的口实。事情的症结在于她的青春如果曾经在仁慈，关顾，至低限度的安乐生活中过来，她也许不但会成为一个幸福的母亲，也许还会成为一个可爱的姊妹，一个宝贝的女儿。

“你也没有理由存那种自私自利的思想：“我的家是一回事，别人的家是一回事，迥然不同——别人家的祸福跟我全不相干……”可是——这是吃人的野兽的想法！因为我们岂不是自认为有一点教养，多少总是个基督徒吗？

“当你满足你的兽欲，离开那妓女，掩饰不住心中作呕的憎厌时，你该明白而且记住：你在那时比那妓女卑鄙下贱到不知多少倍。利用反常的社会制度，你抢劫一个盲目的乞丐，你在一个双手反缚的人的脸上打一记耳光，你欺骗一个孩子……”

是的！我，尽我的知识，尽我的能力，著文反对卖淫——可是我找不到抵制它的方法。我只知道那些不幸的女人所以被迫卖淫，不外乎：一方面因为贫穷和教育不良，一方面因为引诱和野心，又一方面因为不会做任何行业，或找不到别的工作。可是为这问题作文章，呐喊，劝导——难道都是白费心思？最生动，最可怕，最真实的词藻对于男男女女的影响是多么渺小，想起来真是可怕！……

有一回，在一列从彼得堡开到克里米亚的火车上，几个青年工程师认出了我，要求我答应跟他们谈谈卖淫问题。

“哪，现在，”他们说，“你揭露妓院的恶疮，可是你用什么方法来防范那强有力的支配着成年人的性的饥渴呢？”

我尽我的能力回答：

“粗床单；硬板床；既不太厚也不太热的被子；通风而凉爽的卧室；酣畅的睡眠，睡得不太长，醒得早；冷水浴或淋浴；食物简单，味不太浓；好的文学作品——选择那些描写丈夫气概的，英雄气概的事业的作品；繁忙的工作，在露天底下游戏；男女同校受教育……最后，早婚，比方说，二十五岁。因为，话说回来，好好的女孩子总要到那个岁数才受得住结婚！”

工程师们答道：

“这些我们都懂。这些全是缓和的方法。可
是没有解决那基本问题：你拿什么来代替性的
满足？”

听到这儿我忍不住了。我把伟大的列夫·
托尔斯泰有一回说过的不客气的答复讲给他
们听：

“有一回在一大群头脑糊涂而很好饶舌的
俄国‘知识份子’的集会上，托尔斯泰愤慨的抨
击当时的俄国政权。一个青年向他提出一个问
题：

“‘很对，列夫·尼古莱维奇。就算你的话
不错——我们的政权有了毛病，全无益处。要
是你希望，我们可以毁灭它。可是你叫我们拿
什么来代替它呢？’

“托尔斯泰干脆脆答道：

“‘譬如说，你害了传染病——上帝不许！
你到我这儿来问我：‘我害了什么倒楣的病？我
现在该怎么办才好？’我说：‘你害了一种某某
病。你现在该做的事情是这样：快去看医生，别
耽搁，一心去医治。’可是你忽然回复我道：‘不
错——我得去看医生，医好自己的病。可是我
给我什么东西来代替梅毒呢？’我承认，我答不
上来……’”

我的意思也一样。我已经竭尽能力真实的指出来卖淫的恐怖。可是我的作品却以支离破碎的形态出版了。俄国一位神经过敏的、吹毛求疵的、假充君子的书报检查官把它涂改得认不清它本来面目。心浮气躁的读者读了它竟大惊失色。在俄国,我接到过成千成万的谩骂信——大部份是匿名信;现在仍旧不时接到。我的罪状是震撼社会基础,引诱青年堕落,提倡色情文学,等等。许多人不肯了解我的真诚的善意。我最初接到的一些好意的、鼓励的信,是年长的、头脑清醒的、通晓世故的妇女寄来的,是给自己的性的渴望所惊吓的诚实青年寄来的,甚至还有年轻的女孩寄信来。我还珍藏着好几封职业妓女寄来的信;这几封信文理不通,可是内容深刻而动人……

有一件奇怪事情:我在巴黎以 émigré 的身份却受到安慰,嘉许,认识。法文译本一出来,巴黎的报界和巴黎的读者生气勃勃的响应我这本悲惨的小说。批评家,用法国作家所特有的那种敏感,指出来短处,可是他们一般的意见是一致的:这部作品尽管有粗糙和离奇的地方,然而充分合乎道德,满足读者的需要,而且它渗透一种热烈而博爱的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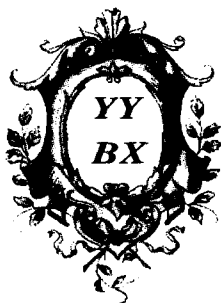
我呼吸得自由多了。

现在我更高兴，因为我终于把《亚玛》还原，恢复它的原来面目——即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

实在，这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检察官的删略可以凭记忆复原。引起困难的倒是另外一件事情。这小说在俄国印了许多版——可是不是排版印的，却是照原先的版子印的，因此其中有许多手工的误排，那些错误不但惹人烦恼，有时还歪曲原文，弄得缠夹不清。我把这些全都整理清楚，现在心安了。我的作品是在美国顶好的翻译者的手中。

《亚玛》在美国出版，我还有一个理由值得高兴。在美国，曾经出版过《汤姆叔叔的小屋》。

亚历山大·库普林
一九二九年秋季于巴黎



英译本序

凡不能读亚历山大·库普林的俄文原著的人，应该感激伯纳·吉尔勃·葛尔奈翻译的《亚玛》。这本书叙述俄国妓院的生活。这小说是现实的，悲惨的。库普林把它献给“母亲们和青年们，”实在很恰当。对于恶事闭目不看，决不是应付恶事的办法。这世界总有一天会明白：面对事实才是进步的开端。不闻不问是最大的恶。顽固偏执永远没理由。到了现在这时代，读者应该可以被人信任多少有点智慧，一本书的考验应该是它的真实价值，它的真诚和它的诚恳，而不是它对于愚昧，堕落，贪色的人的挑动力。今天，有

些书所以禁止,正是因为它们对于这个不大读书的阶层不免有影响的缘故。

A. G. 海司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于纽约



英译者序

“照我们看来，”库普林叫记者普拉托诺夫，他的代言人，在《亚玛》中说道，“他们描写侦探，律师，税吏，村学究，讼师，警察，军官，荡妇，工程师，歌手——皇天在上，写得真好透了——俏皮，隽永，有才气。可是，话说回来，这些人全是些渣滓，他们的生活不成其为生活，而是世界文化的某种邪道的、妖气的、不必要的噩梦。可是这世界有两种独特的现实跟人类一样古老：妓女和农夫。他们的生活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在文学中只有一点点皮毛的、虚浮的、海淫的描写……”

皮毛的、虚浮的、海淫的描写……我们来考

察一下各作家用什么方式来接近这奇特的现实。首先,有一本纯粹感伤的书:普瑞渥的《茶花女》(“*Dame aux Camélias*”)。第三本是一本描写生死相爱的浪漫小说:鲁伊的《爱神》。多产作家巴尔扎克给了我们两本:一本是纯粹浪漫气味的,他给美貌的茵毕丽亚(Imperia)画了一幅迷人的肖像;还有一本是带浪漫气味的写实作品,《妓女的豪华与贫苦》(“*Splendeurs et Misères des Courtisanes*”)。瑞德的《贝格·瓦纷登》(“*Peg Woffington*”)可以说等于那篇时装剧;笛福的《摩尔·甫兰德司》(“*Moll Flanders*”)是直录的写实作品,左拉的《娜娜》(“*Nana*”)是激烈的写实的。

须得注意,有一种奇特的事实跟这些描写绝大多数有关。娼妇也好,bona roba 也好,lorette 也好,妓女也好——只要把她放在文学家面前,嘿,瞧罢!从那卖淫妇身上会放射出那么古怪的诱惑力,到头来所画出来的像,要么是一幅殉道的玛格达琳的肖像,要么具备摩娜·丽莎的一切谜样的蛊惑……不像一个卖笑女子,倒像一个古希腊的高雅艺妓,甚至也不是那种艺妓,简直成为塞普丽丝了!在所有文学作品中,我只知道有一篇描写才具有无比真

确的辉煌以及毫不减弱的艺术手腕；那篇作品中的妓女尽管化装和修饰，那幅肖像仍然是妓女的肖像；那样的描写才称得起是一幅肖像：这幅卓绝的、不朽的妓女肖像是莎士比亚的克里奥佩特拉。

况且，应该注意，前述那些书的描写，大部分原是妓女的肖像，却不是卖淫制度的图片。还有一件奇特的事实，那就是，战争——另一种灾难——也受到同样的看待。我们有很多很多梅松尼所画的漂亮而没有污点的掷弹兵和披甲的骑兵；到如今还只有一个维列希卡格林。赤裸裸地画出大风呼啸，白雪积封的战场以及黑乌鸦在死灰色的残缺肢体上空盘旋翱翔……

怪透了，讲到描画卖淫制度的本体，而不是把卖淫制度当做附属的背景来描写，那即使不是独一无二，却要算是最优秀的画手，又是一个俄国人，库普林。不错，他也许没有完全避免他所画的女性的上述那种古怪诱惑；因为女性——纵使堕落，腐败，下贱——仍然是女性，对于库普林这热爱生活的人，仍然是生活的奇迹之一。可是，即便可以说他在准备画那些肖像而搅和彩色时用了太多的感伤的油，他画的像却是附属于那背景；在那背景上，他的眼光

真实而锐利，他的手稳定而不抖，他的彩色和画笔一丝不苟。他是否也像他自己的普拉托诺夫那样——普拉托诺夫可以说多少是一个自传式的人物，他的许多经验正是库普林自己的经验——“偶然闯进妓院”，不自知地搜集材料，“当然并没有想到写作这回事，”那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无需乎，照他的说法，去“翻他的脏衬衫”。这儿，我们只须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就够了：凡熟悉俄国情形的人差不多都会告诉你南方那富足而繁华的 K 城的全名，凡是奥德萨人都会告诉你那特瑞贝尔妓院纯粹由于写小说的缘故才从奥德萨城移栽到 K 城去的……

亚历山大·库普林出生于一八七〇年，一九〇九年是他文学事业的二十五周年纪念。他的成名是靠了他那部惊人的、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决斗》（“Duel”），那本小说跟《亚玛》一样，是一个控诉；它控诉军事机构的腐败。俄国批评家给他戴上了一个生活的诗人的称号。如果契诃夫是俄罗斯文坛的“神童”，库普林便是它的“顽童”。他的题材之多是不计其数的；他的观察力和他的多方面才能是非同寻常的。光是《甘勃里纳司》（“Gambrinus”）就足以使他厕身于欧洲文学大师之林。他有些描写盗贼流氓的

小说，如《侮辱》，《马贼》，《街上》（“The Insult”，“Horse Thief”，“Off the Street”）——最后一篇是独白的形式——纯然是“力作”。《奥列霞》（“Olessiya”）具有一种非凡的、脱俗的美丽：《淑拉密》是一篇古代的散文诗。他在《密林》（“Back-woods”）和《沼泽》（“The Swamp”）中描写农民的生活；在《犹太妇女》（“The Jewess”）和《懦夫》（“The Coward”）中描写犹太人；在《军校学生》、《审问》、《守夜》、《梦呓》（“The Cadets”，“The Interrogation”，“The Night Watch”，“Delirium”）中描写军人；在《我怎样做演员》（“How I was an Actor”）和《在休息中》（“In Retirement”）描写优伶。在《去！》、《在马戏团中》、《糖果》、《小丑》（“Allez！”，“In the Circus”，“Lolly”，“The Crown”）中，我们看到马戏团的生活（《小丑》是一个独幕剧）；在《莫洛克》（“Moloch”）中看到工厂生活；在《小煎饼》（“Small Fry”）中看到内地生活；在《李勃尼科夫上尉》（“Captain Ribnicov”）和《生命的河流》（“The River of Life”）中看到波希米亚人的生活——除了库普林以外，没有人写得出来。《黑太阳》（“Black Sun”）和《索罗门的星》（“The Star of Solomon”）是出色的缠绵悱恻的故事。此外还有动物故事和花